

长楚

朱蕊

朋友圈看到友人贴出猕猴桃图片,猕猴桃装在竹篮里,一个摞着一个,层层叠叠一篮子,像刚刚从枝上摘下的样子,与我们在水果店买来一颗一颗被分装在塑料格子

就摘了无花果给我们吃,这感觉好新奇,突然与一棵植物有了直接的联系。其他季节性的水果有枇杷,苏州东山枇杷上市时,总也是要买来吃的,为了剥枇杷皮,总是被汁水染黑了指甲……至于现在都能吃到的南北果品,比如新鲜大枣、芒果、荔枝、榴莲、菠萝蜜、山竹等,那时只能存在于书本或者图片中。能吃到东山枇杷,也是因为离苏州近吧。

搜遍记忆,确实没有猕猴桃。吃到猕猴桃的时候,它叫奇异果,是新西兰进口的,被赋予“维C之王”的美称,几元钱一颗,买一大盒也就十几二十颗的样子,着实不便宜。但却

而猕猴桃其实几千年来一直生长在我们的土地上,甚至它的形象美丽地存在于《诗经》里,在《诗经》里它有着好看好听的

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大地上、天空中、校园里、地铁上,到处都是清爽的感觉。果实挂满果树,白云悬在空中,操场上奔跑着军训的新生,地铁上时常看到笑盈盈的脸。莲蓬终于老了。南方的朋友们,不时邮寄一些水果来,餐桌上开始拥有大地的味道和颜色。金黄的柚子、泛青的香蕉、凉山的糖心苹果。去了一趟郊区。在农业专家的介绍下,看到了杨桃、莲雾,无限生机地生长在大棚里。秋天里,这样的情形还不明显,要是在冬天,屋外的冰雪和大棚内的绿意,构成强烈的反差,真实的动

大地的味道

戴荣里

每天,照例早餐要吃一些水果,但来自各地朋友邮寄来的水果,好像拼凑着大地伟大的版图。红枣散发着香甜,无花果也是软糯的味道。陕北的酥皮月饼里的核桃仁,藏着黄土大地的味道。邮寄小米的作家班同学,有的来自山东,有的来自山西,小米的颜色不一样,让你想起山东土地和山西土地的不同。有时喝一口挂着米油的小米粥,大地的力量就挂满肠胃,想起同学大地一样的脸色,每一个作家,就是每一个地域的农民。每年这些作家朋友都要邮寄来一些小米,我要花费好长时间才能消化完毕。挥笔展毫的书法家,把大地的气色蕴含在笔端,我似乎感到了朋友在大地上闪转腾挪的气势。秋天,大地恢复了阳气,人也就有了精神。经过夏的酷热,步入清涼的秋,北方大地的疏朗,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了。我默默品尝着各地朋友邮寄来的果实、茶叶,就像鉴赏着各类大地的品质。这一年比较慵懒,只写出一本书,很多朋友不擅文化,我还不好邮寄给他们。朋友向我奉献了大地的味道,我该向他们提供怎样的礼物呢?



倘若再有来生,我一定虚心去做一个真正的农民。躬耕于大地之中,与种子为伍,与大地做伴,与山河为友,感受植物的成长和秋天里的果实。也向更多的朋友奉献我亲手栽植出来的果实。年年有一个收获的秋天,且能分享给更多



听雪 (纸本水墨) 余启平

名字,叫“长楚”,看到这两个字,就会有美好的联想,似乎是长长的藤蔓,摇曳着楚楚动人的身姿……“隰有长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乐子之无知。”隰有长楚,猗猗其华,天之沃沃。乐子之无家。”隰有长楚,猗猗其实,天之沃沃。乐子之无室。”诗意一唱三叹:低洼地上长着猕猴桃,蔓长藤绕枝叶繁茂,鲜嫩润泽长势大好,羡慕你无知无识无烦恼。低洼地上长着猕猴桃,婀娜多姿花儿美丽,



鲜嫩润泽长势大好,羡慕你没有家室拖累。低洼地上长着猕猴桃,果实累累挂满蔓条,鲜嫩润泽长势大好,羡慕你不需要照顾家室。这是先秦的创作者在慨叹人不如草木快乐。但用于非鱼焉知鱼之乐的观点来说,子非鱼,焉知长楚之一定快乐?长楚亦有愁绪也未可知。这好像是要和古人抬杠了。

因为有了古人的赞美长楚,我们知道长楚在我国生长的历史之悠久。此诗录于《诗经·松风》,松应该在河南一带,也有人说长楚本来是生长在秦岭山区的一种野果。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猕猴桃“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桃喜食,故有诸名。”据说19世纪初,英国“植物猎人”威尔逊发现了这个藤本植物,带回去培植却一直没有结果。后来一个新西兰女教师伊莎贝尔在湖北宜昌得到了一包猕猴桃的种子,并带回了新西兰,交给专家培育。幸运的是,这包种子里,既有雌性种子,也有雄性种子,猕

猴桃很快就开花结果了。新西兰人将此果命名为“奇异果”。20世纪90年代此果出口到中国,使一般食客以为它是外国果。现在在我国各地都有猕猴桃的种植,记得前几年去四川参观过猕猴桃的种植基地,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加大经济植物的种植,那次去看到,满山漫坡的长楚,婀娜摇曳着曼妙的枝蔓,并盛开着嫩黄色的花朵,景色漂亮极了。当地的农民脸上也笑开了花,有着等待丰收的满满喜悦。

有都江堰的诗人朋友,他自己家种植猕猴桃,我每年都能吃上都江堰的红心猕猴桃。陕西西安周至更是猕猴桃之乡,西安的朋友也会寄来她家乡的“最好的猕猴桃”。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吃着朋友们送的猕猴桃,甜甜的,想象着长楚的样子,美美的。

只是,一直好像有一种遗憾,似乎错过了什么。这也是我一直羡慕与土地和植物有亲密关系之人的缘故。

双向“独白”

闵镜如

的视线也依旧停驻在窗外,仅仅两层楼的距离,想要听清邻里间的交谈很容易。

“又出去买菜吗?今天礼拜五,你儿子晚上要回来吃饭吧?”

“是啊,我刚刚在一楼院子里

收了很多桂花,等我回来给你送点儿过去。”

完全是稀松平常的对话,可两人言辞间的温度却让我瞬间产生了某种错觉——我仿佛也闻到了桂花散发出的独特香气,虽浓郁却不甜腻,就那样刚刚好地弥漫在包围着我的空气里,就那样若有似无地继续在我的鼻尖,告诉我金秋正当时。

其实我们都知道,金秋不仅有桂花香。

在无数伤春悲秋的叹息声中,每一年的秋天都不一样,在我的认知里,秋天就像个双重性格的精灵,她有自己的魔法和表达方式。驻足窗前的我缓缓闭上双眼,此刻的听觉更敏感纤细,“是的,我

以“小雅鹿鸣”,命名本市新城的一家酒店,其创意委实新、奇、巧、妙!一川诗人,即兴抒怀,为之吟唱:烟洲围半岛,江水极云天。稻浪万千顷,田家十里连。丛林遮酒店,短笛伴高蝉。小雅迎归客,鹿鸣追少年。这里的“雅”,已经淡化了《诗经》的原意,由“宴饮”引申为文雅、清雅和优雅。常言道:“让咱们小雅一下”。个中,分明包蕴着酥酥的、甜丝丝的、春风得意的情致和意趣。

“鹿鸣”呦呦,清新质朴,宛转祥和。当今的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那位可亲可敬的科学家屠呦呦老人。她的“青蒿素”,谱写了多么智慧、仁慈、关怀生命的美丽篇章! “小雅迎归客,鹿鸣追少年。”一川此诗的收束处,天然自在地展示了以上主题:这一家酒店,将以清纯的雅兴,迎接“如归”的嘉宾;活泼的小鹿,正在欲滴的周边绿色中,调皮地追逐风华正茂的少年,与大伙儿永葆“少年”光彩!

咱们的“小雅鹿鸣”,能不群贤毕至? 能不高朋满座?

当年的“兰亭”,被王羲之描绘得何等美好:“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今朝的一川诗人,亦将“小雅鹿鸣”的自然风貌,渲染成令人神醉心痴的多彩多姿画卷!

请看! “烟洲围半岛”,紧邻酒店的池水间有一个人工半岛,嘉宾们可以直接登船,漫游于涵养林地里如织的小溪。

北端的黄浦江,波涛送爽,人们可以极目云天,“仰观宇宙之大”,“以极视听之娱”。参与这一工程的一川,真切地体会到建筑设计者的主旨理念:追求“融解”!这“融和”与“解放”,乃是将庞大的建筑体量,充分融于茂密的涵养林地,隐藏在无际的青翠之中,从而模糊建筑与自然的边界。

于是,“稻浪万千顷,田家十里连”,“丛林遮酒店,短笛伴高蝉”。人们可以“稻花香里说丰年”,可以“欲享鸡黍至田家”,可以“丛林深处觅酒旗”,可以“短笛无腔伴鸣蝉”……

庄子曰:“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有如野马奔腾的滚滚红尘,其实是人间万物以生命气息相互吹拂的结果。这,便是生命共同体。

张若虚曰:“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江流如少男多情,花林似少女含羞,月光无私来帮忙,洒下漫漫轻纱,笼罩了希望原野上的种种蜜意柔情,这,便是情感共同体。

一川此诗,咏唱的正是这种通灵的、天人和谐的“共同体”。他,借助于“小雅鹿鸣”。他,张扬了“大雅大音”。



来了。”我仿佛听见了秋天的低语和那些从未言明过的悲喜独白。

不是只有秋风萧瑟草地昏黄,我经过的片片稻田正翻滚着金色的海浪,果园和农庄也都披上了斑斓的彩衣——柿子红了,一个个像饱满喜庆的灯笼挂在树梢;玉米熟了,一株株精神抖擞地挺直了腰杆,一边仰望天空,一边守卫着脚下的土地。其实一天之中,我格外喜欢傍晚时分,就着夕阳的余晖目送一个个匆匆归家的背影,好在他们的身旁也有秋的印记,银杏已告别了青涩的绿,一片片错落有致地书写着光影交叠的诗意;还未完全成熟的枫叶纷纷探着半红半绿的脑袋,它们相互依偎在一起的模样分外可爱,仿佛一致对外等待着时间的洗礼。

我知道人们对秋的感受褒贬不一,枯叶纷落的街头总是荡漾着别离的酸涩,一如已经完成使脱离毛囊的头发,可这只是年年轮回的新陈代谢,是秋特有的一个“标签”而已。此刻我想将久违的心声告予秋天:“我爱着你的真实和多面,在我心里,你才是真正辞旧迎新的季节。”

十日谈 新“秋声赋”

责编:王瑜明

说『小雅鹿鸣』

曲水曳



我懂了,鸟鸣声声,那是渴望陪伴的呼唤。